

边塞诗人从西域入蜀为何文风大变？

阿来元宵节细讲“岑参成都诗”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南宋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描述的元宵之夜场景令人沉醉，也让一代又一代读者领略古典诗词艺术的魅力。“辛弃疾在元宵观灯的时候，寻找的是去年观灯的美人。今天我们读岑参，寻找的是岑参诗里唐代成都的情形。”阿来说。

2月24日正好是龙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当天下午，阿来“唐宋诗中的巴蜀与成都”系列讲座之“岑参蜀中诗”，在阿来书房迎来第四讲，阿来继续讲解岑参的成都纪行诗，分别是《严君平卜肆》《张仪楼》《升仙桥》《万里桥》《石犀》等。阿来在讲解诗作本身艺术特色的同时，重点讲述了这些诗中涉及的成都城市史掌故和人文地理概念，比如君平街、支机石、支机石街、天涯石、张仪楼、升仙桥、万里桥、石犀等等。



2月24日，阿来在“岑参蜀中诗”第四讲继续讲解岑参的成都纪行诗。李惠军 摄

岑参成都访古都去了哪儿？

唐人岑参在成都到处参观名胜古迹，其中一处是传说西汉文人、学者严君平曾卖卜的地方。如今在成都有一条君平街，就是以严君平之名命名。严君平曾是少年扬雄的老师。看到当年严君平给别人占卜的地方荒废已久，岑参想到一个典故：曾有一人寻找大河的源头，见妇人浣纱，就问她这是哪里，对方说，此天河也。此人携一石归。严君平看着这个石头说，此织女支机石也，也就是说，这是天上织女织布用来垫机子的石头。岑参把这次访古写成《严君平卜肆》：“君平曾卖卜，卜肆荒已久。至今杖头钱，时时地上有。不知支机石，还在人间否。”

成都西门城墙有一个楼，叫张仪楼。这座楼建了近千年之后，岑参来到成都参观之，写下《张仪楼》：“传是秦时楼，巍巍至今在。楼南两江水，千古长不改。曾闻昔时人，岁月不相待。”

张仪是战国时期魏国人，曾以连横之术游说诸国，入秦后因功为相。张仪曾代表秦朝，领着秦朝的大军来征服古蜀国。所以在成都有张仪楼。

在讲述这首诗的时候，阿来谈到成都这座城被命名的典故。据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张仪刚刚筑成都城的时候，土墙筑好又倒了，忽有大龟周行旋走，爬出一个轮廓。当时的人迷信，就照着乌龟爬出来的印子来修城，所以成都的城墙不是规整的四方形，而

是像一个乌龟。因此，成都曾被称做龟城。到唐代，下雨太多的时候，成都的城墙容易垮，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城墙上栽芙蓉花。芙蓉花的根系很发达，可以坚固城墙。成都才有了更好听的名称“蓉城”。汉唐丝织业发达，成都又有锦城之称，“成都的名字越来越好听，跟生产力的发达，人们知识、审美的发展有关系。张仪将城墙修起来了，城西南百有余尺，大概就是今天的长顺街、通惠门那一带，叫张仪楼，临山瞰江，蜀中近望之佳处也。至少唐代还有张仪楼，以后慢慢没有了。”阿来说。

岑参在参观“升仙桥”时，写下“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阿来说，这首诗里的“驷马车”跟今天成都的地名驷马桥有关联，也跟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后乘坐驷马车的典故有关。司马相如驾着驷马车一直往南边走，大大扩展了汉代的疆域版图。

岑参还去了“万里桥”，写下“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沧江东流疾，帆去如鸟翅。楚客过此桥，东看尽垂泪”。阿来说，“万里桥今天还在。这里有一个典故，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在此设宴送费祎出使东吴，费祎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桥，从此这个桥就叫万里桥。那时有码头，可以坐船顺水而下，到遥远的扬州去。”

在成都的文史上，跟李冰治水相关的石犀经常被提及，杜甫就曾写过《石犀行》。阿来说，古人迷信认为石头可以压

住水怪，但其实李冰治水成功更重要的是讲科学。今天我们来看，把这个石头放在水里，其实相当于一个水文标志，有助于知道淹没到哪种程度需要加高堤坝。岑参对李冰的评价很高，在《石犀》中写道：“江水初荡漾，蜀人几为鱼。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

讲到此诗时阿来提到，如今有一头石犀存于成都博物馆中，是秦汉时期才会朴拙雕成的样子，秦汉风格非常朴拙。

岑参写诗风格转变的背后

如今，人们提到岑参，总爱用“边塞诗人”来概括描述，但其实边塞诗并不是岑参的全部，他一直探索新的表达方法，而且诗歌的样式、风格跟时代精神密切相关，这条规律在岑参身上有鲜明的体现。

阿来认为，岑参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最漂亮的诗是歌行体，不是在四川写的，而是在西域写的，比如我们讲过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如此豪迈。一到四川，他的诗风发生很大变化，他开始有意追求简朴、古朴、质朴的风格，跟此前在西域写的歌行体诗形成鲜明的对照。”阿来分析道，“善于写非常复杂、豪迈的岑参为什么一来到四川，变成了用简古的方式写诗？我想就是因为对象之别。诗人在不同的地方，根据所表现的不同题材，要追求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他不是那种‘写歌行体出彩我就天

天写歌行体’，而是愿意尝试不同的风格。在写成都这一系列访古题材诗时，岑参是在写古代的东西，所以他选择相应的简古的写作方法。他是真正的诗人，会根据自己的心境，国家的形势，更重要的是他所要描写的题材，找到一种最切合的方式。岑参这个淡泊的写法一路发展下去，中唐以后很多人发扬这种风格，似乎比他写得更好，比如孟郊、贾岛。”

阿来从诗歌创作的社会背景、时代精神开始分析，“一个诗人是多面的，心境也是多面的。岑参写这些诗的时候，他的心境跟他所处的时代很吻合。安史之乱以前，他在西域纵横驰骋，意气风发。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家力量在衰落，他的心境发生变化，从豪迈变得悲凉。时代雄强时，倾诉欲望强烈，浓墨重彩，西域诗就是这样的。但当大唐夕阳残照，盛唐过去之后，纵马天山南北的情形不可能再有，生命也随着时间衰落。早年他的边塞诗，尤其其他的歌行体的张扬、豪强、奇绝、浪漫、英雄，转变成了简古和欲言又止。”

此前在讲杜甫成都诗的时候，阿来说，盛唐诗歌大幕是在成都拉上的。“岑参也是在盛唐。诗人还在，但是那种英雄气已经荡然无存了。这种转变也被苏轼捕捉到，他曾评韦应物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本身可以写得很复杂很细致，但是他不愿意，他选择欲说还休，选择了淡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岑参诗中的成都是什么样？

168万网友元宵节听阿来娓娓道来

“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这是岑参在成都送别友人南下时写下的《万里桥》，在公元766-769年期间，他在成都究竟看到了什么？又感受到了什么？2月24日，由川观新闻、封面新闻、上行文化主办的阿来系列讲座——“唐宋诗中的巴蜀与成都”：“岑参蜀中诗”第四讲，在阿来书房举行。在这场讲座里，阿来带着读者完成了一场品读诗人家国情怀，穿越人文历史时空的美妙之旅。

在现场观众提问环节，当被问到最喜欢的描写成都的诗句时，阿来坦言：“杜甫的两百多首诗，至少有一半都写得

很好。写成都最好的就是《春夜喜雨》，他对成都最深情的就是《怀锦城居二首》，以及《杜鹃行》《石犀行》《石笋行》等。”

古往今来，虽然有太多文人墨客途经成都时，都写下了他们对成都的吟咏，但是在阿来看来，岑参是始终在探索的，“他到成都来还有别的诗，也是五言古体，但那都是比较偏古、比较长的，只有这几首，看古迹。论时事还是比较长的，比较好的，他是有意的，是一个诗人的不满足。”阿来说。谈及如何建议当下的年轻人怎样在驷马车和楚客之间作取舍？阿来说，“我不愿意给人建议，因为每个人

的道路，每个人的生活，是自己选择的，时代不一样，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有资格给另外一个人做人生规划和建设。”阿来认为，车跟客非常契合，没有车就去不了远方作客，有车才能去远方，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是不断向往远方，向往远方的同时也会不断回望，这两者并不矛盾。

讲座结束后，现场观众意犹未尽，纷纷排队去领阿来的书签。说起聆听讲座的感受，从事地产行业的曾女士告诉记者：“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但是今天从阿来老师这里了解到了很多之前没有了解过的有关成都的历史，因为阿

来老师本来就有很深的造诣，通过这个讲座给市民进行普及，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传承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封面新闻直播吸引网友在线围观。截至记者发稿，【从纪行诗中回望大唐成都，元宵佳节与阿来共读“岑参蜀中诗”】直播，封面直播客户端观看量97.7万人次；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视频号、手机百度观看量71.1万人次。全网观看量共计168.8万人次。

据了解，在这个系列讲座里，阿来除了细讲岑参，还将细讲范成大、陆游等人。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王一理